

兰学资料校译注（七）：《采览异言》《西洋纪闻》（四）

新井白石著，徐克伟译注

《西洋纪闻》下卷（一）

按着顺序，此次应该译注《西洋纪闻》中卷，鉴于该部分主要为世界地理知识，与专门性的地理学著作《采览异言》关联紧密，应一并校译，以便互相参考。而幕府派遣白石讯问的初衷是弄清西铎蒂的来日缘由，西氏既称受教皇之命赴日传教，故宗教问题自然会受到白石的特别关注。

基于内容上的考量，译注工作先跳至下卷。精力所限，本次仅完成其前半部分，主要涉西氏生平、天主教东传等，在内容上与上卷有部分重合，亦可互相参看。

一、西人身份及来日缘由

问大西人以其姓名、乡国、父母等事。

其人答曰：“我名 Ioan[-nes] [意大利语 Giovanni，英语 John] Battista Sidotti，Roman [罗马] 之 Palermo [巴勒莫/帕勒摩]¹人也<闻其所语，不得写其声音。如称其名，似言 YOWAN，如言 WOAN，又似 GYOAN，记其近似也。余皆效此。其言 Ioan[nes]者，罗甸语也。波尔杜瓦尔语 João，阿兰陀语 Joan。巴勒莫者，隶属罗马之地名也>。

“父 Ioan [Giovanni] Sidotti，死，既十一年。母者，Elenora 今犹存世，是年六十五岁也<父之名与其名相似，唯父名尾附 ni，其名有 Battista 之不同耳。问此事，昔耶稣大弟子十二人之中，有名 Ἰωάννης [约翰 Ioannes]者。凡切支丹[Christan]，各继其法，加师祖之名于己名。ni、Battista 皆名也。Sidotti 者，曰姓也>。

“兄妹四人，长女幼而夭；其次者，兄也，名 Philip；再次即我，是年四十一岁；最后有弟，十一岁而死，既廿年。我自幼受天主教之法，从学廿二年，师十六人<彼方之学，其科多，师十六人事，云就其学科各有其师>。于逻马，至 sacerdos [英 priest or priestess，祭司、司铎]。六年前，因一国荐举，为 missionarius [英 missionary，传教士] <sacerdos 者，自彼方教化之主第四等之号也，missionarius，彼方所以称为弘法之使者也²>。

初，受本师之命，奉命而来此土。访此土之风俗，学言语三年。又有名 Thomas [Maillard de]Tournon [即多罗，见卷上“十、对谈荷兰人”及注释 4]者，其亦受师命，赴

¹ 西西里首府所在地，西西里岛西北部。

² 从词源上来看，sacerdos 指圣行者（the one who does the sacred act，通常泛指神职人员[但不包括负责宗教仪式的人员]，经常被置于头銜前，Scheid 2003 : 129）；missionarius 指被委派到外国等（missio, a letting go, sending away, a sending, dispatching）传播教义者。此处所记传教士为自教皇起的第四等称号，所依未详，或指于主教（希腊语 ἐπίσκοπος [episkopos]，英 bishop，教皇为）、司铎、执事（希 diákonos [διάκονος]，英 deacons）三级构成的天主教圣统制之外的第四类神职人员。

PEKKEN[Peking, 北京]。三年之前, 二人各乘 galley[葡萄牙语 galé, 桨帆船、贾列船]一只, 历 Genoa[热那亚]至 Canaria[加纳利], 于斯又乘 Francia[拂郎察]海船一只, 终至吕宋。于是多罗赴北京, 我往此土。海上忽兴风作浪, 船覆及三度, 始得至此土。” <Thomas Tournon 者, 同门之人名也。PEKKEN, 即大清之北京也。阿兰陀人亦云 PEKKIN, galley 者, 曰小舟也。热那亚、加那利, 共西洋海岛名也³>。

问曰: “男子受其国命, 有万里之行, 奋不顾其身, 自不待言。然汝母既已年老, 汝兄亦已过壮年, 于汝之心作何想?”

稍倾弗答, 其色忧, 抚身而言之, 曰: “初, 因一国之荐举, 受师命, 无论如何, 唯思达其命于此土之事, 此外并无其他, 我之此行, 为道, 为国, 其幸无过此者, 老母、老兄亦悦之。然举此体, 亦非不顾父母兄弟之身, 此身存则永不相忘。”

按: 据 (Torcivia 2017[笔者尚未得见, 参阅日译 2019: 48-105] 考证, 西氏于 1667 年 8 月 22 日生于意大利的西西里巴勒莫; 1684 年为神学生时, 已拥有哲学学位; 1689 年于耶稣会学院获得神学学位。入罗马似早于 1693 年——其于教皇英诺森十二世 (Innocentius PP. XII, 1615 年生, 1691-1700 在位, 又译依诺增爵、意诺增爵、因诺森、诺森等) 前演讲, 成为 Tommaso Maria Ferrari (1649-1716, 时任枢机, 多明我会士) 的法律听取官; 为解决中国的礼仪之争, 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委任多罗出使中国, 西氏趁机申请赴日传教。1702 年 7 月 4 日, 作为使团名单中的一员, 随多罗从罗马出发, 1704 年 9 月 22 日, 抵达马尼拉。多罗一行人前往中国, 西氏则继续在马尼拉逗留了 4 年。一方面致力传教事业, 另一方面, 借助书籍以及与被流放的日本基督徒后人, 学习日语。自 1707 年末起, 先后三次尝试赴日, 终于在第三次成功抵达日本, 并于 1708 年 10 月 11 日上岸。故此处所载三年前与多罗从罗马出发, 似为误记。

二、西人所携物品

问曰: “我国之风俗、语言, 就何人而访学哉?”

自其怀取出二小册子, 曰: “此等所记此土之事也。又至吕宋逗留之时, 遇此国之人, 访而学之。”

其小册子之名, 一曰 Vitae Sanctorum [圣徒传], 此所记我国之事也; 一曰 Dictionarum [词典], 此记我国之言语, 以彼方之语所翻译也<二册子, 皆长五寸许, 宽四寸许, 似此所谓大和缀, 其厚各一寸有余。记我国事之册子, 内有插画>。

于吕宋遇我国之人, 曰固居于彼, 我国人之子孙既多矣。又三年前, 遇我国人随风至于彼处, 有十四人, 访此土之事等。

其行囊中, 有某所黄金三品, 有似弹者, 有似锭者。有我国元禄年间所制之锭<此曰小粒判>。又有我国之新钱。

³ 后者位于非洲西北海域; 前者为意大利西北港口, 故所记有误。

问：“此等，于何方求得耶？”

答：“凡羈旅之人，不可无行资，自不待言。初去逻马时，取出银 *scudi argento*⁴，于 Cádiz[x 加的斯]，换得伊斯把你亚银。至 Malabar[麻辣祿尔]时，于 Pondichery [英 Puducherry，即本地治里]地，以此换得其国之银。是者，因其地方而其国之宝货形制各不同也。于其地方易物必用之故也。”<*scudi* 者，其银形之名也。*Argento* 者，曰银之番语也。Cádiz 者，伊斯把你亚之地名也。麻辣祿尔者，应帝亚之地名，在 Goa [果阿]之南。本地治里者，麻辣祿尔街坊名，⁵人物繁盛之地云。>至吕宋，又换黄金。是此土以黄金为重货故也。弹、锭者即此也。此土之金钱，三年前，至吕宋之人所携，所换来也。”

问其法衣名，答曰 *religio*。“制此之布，我国所产也。复问：“于何方求得耶？”

曰：“是亦麻辣祿尔之本地治里买得，至吕宋，方裁为法衣。”<其法衣，波尔杜瓦尔语曰 *capa*。昔我俗，效其制，作雨衣。今见其制，似今俗曰丸合羽之物，襟首稍异也。以之披身，前襟缀以曰 *botão*[英 *button*，纽扣]者，锁左右。其丈长而曳地三四尺，曰：“自本师以下，因其等位之高下，丈有长短。本师所着尤长，曳地数尺，侍者掬而行也。”>

按：通常认为，西氏所携二书中的前者或为1591年加津佐学林版 *Sanctos no Gosagveo no vchi Nvqugaqi*（“サントスのご作業の内抜書”，即圣徒事迹拔萃，二卷，日语拉丁字母本），内容为耶稣十二门徒、圣徒及初期殉教者事迹，与“此所记我国之事”不符。结合白石此后的记述（丰后大名之子受戒图、丰臣秀吉迫害基督徒），或为基督教在日传播及其殉教者事迹相关书籍。至1640年代，德川幕府完成禁教、海禁的举国体制前后，欧洲等地出版了诸如《简述日本基督教及其传教士所遭受的迫害》（*Breve Relacion de la persecucion que huvo estes años contra la Iglesia de Japon, y los ministros della*, 1616）等著述，难以判明西氏具体所持何书。

至于后书，或为1595年天草学林版《罗葡日对译辞书》（*Dictionarium latino lusitanicum, ac Iaponicum*）或1603-1604年长崎学林版《日葡辞书》（*Vocabulário da Língua do Japão*）（竹村觉1964: 274）。然而后者名称与白石所记不符（松村明、尾藤正英、加藤周一1975: 479）；名称相近的别有多明我会士 *Diego de Collado*（1589-1641）于1632年在罗马刊行的

⁴ 斯库多（*Scudo*，复数 *Scudi*），19世纪以前意大利半岛诸国使用的一种硬币，其名称与法国埃居（*Écu*）、西班牙及葡萄牙埃斯库多/士姑度（*escudo*）等均源自拉丁语“*scutum*（盾牌）”；银斯库多（*scudo d'argento*，英 *silver shield*，银盾）最早发行于1551年的米兰；16世纪以降，斯库多指大型硬银币（Klütz 2004: 243）。

⁵ 疑误，前者（今译马拉巴尔）位于印度西海岸，本地治里位于东海岸，这里将后者视作前者所辖区域。

⁶ “*Religio*”即宗教（*Religion*）的词源，拉丁语动词本意较为模糊，或为个人崇敬美德，在西塞罗等古罗马学者那里已指以适当的形式崇敬神灵。白石记作宗教服饰，或属翻译人员交流过程中的认识偏误，今存白石与兰通词交流所记录的相关内容稿本《外国之事调书》中载有类似内容：“*ルリヂョ* 宗旨ノ具 法衣ヲモ云フ（宗旨之具，亦云法衣）”（片桐一男2006: 137）。

《罗西日对译辞书》(*Dictionarium siue thesauri lingua Iaponicae compendium*)。另据西方同时期传教士的报告书与书信,西氏赴日携带有语法书。据《罗西日对译辞书》序言所述,该词典曾与别著语法书《日本文典》(*Ars grammaticae Iaponicae linguae*)、宗教书《日本信徒忏悔录》合订为一册,故有学者认为词典即其合订本的可能性较大(カロリーナ・カパッソ 2022: 26-27)。

三、中国、暹罗传教事情

问曰:“其同门之人,赴北京者,其国人往彼之始耶?”

对曰:“不然。于 China <China 即支那也>初亦禁我法。八十年前,既除其禁,我法复行于彼。不唯如此,今之天子,亦遣使赴我本国,施物夥矣。

其中,有 margarita [拉丁,珍珠]七,其之大,我方所未尝得见也。其报礼,一次发铁弹三十,曰 tromentum” <margarita, 贝之珠也,其大如拳。tromentum 者,大砲也。>⁷

又当时亦有本国之人 San Georgio 居 Nanken, 已十年; Abatto Corter 居 Cantan, 亦十年。

又暹罗十八年前亦禁我法,今除其禁,二年之前, Franciscus de Xaverius 往之。其余, Đông Kinh [东京]三人, Cochinchina [交趾支那]二人,此等皆忘其名。”

<San Georgio、Abatto Corter、Franciscus de Xaverius 皆其徒之名。Nanken 者,南京也。Cantan 者;广东也。东京者,安南之地也。交趾支那,在柬埔寨东,汉译未详。>⁸

按:白石讯问(1709)前溯 80 年,即 1630 年代前后,明朝末代皇帝崇祯(1611 年生,1627-1644 在位)治下。

明末清初,确有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,即所谓“基督教的第 3 次入华高潮”。如徐光启(1562-1633)于 1603 年皈依基督教,举荐汤若望(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, 1592-1666)等入职钦天监历局,并协助编译完成《崇祯历书》(1634);明亡后,汤若望于 1645 年被清朝统治者授予钦天监监正一职。据统计,至 19 世纪初期,耶稣会士中先后有 11 名出任该职,23 名出任二至六品官职(耿昇 2011: 9)。

天子,即康熙(1654 年生,1661-1722 在位),其对天主教态度与政策相对复杂,亲政后虽禁止传教士在各省传教,但并不视之为邪教异端,先后历经限制、默许(从亲政后为汤若望平反至 1692 年)、宽容(1692-1705)与禁止(1705 教廷特使多罗来华,颁布礼仪禁令),康熙命多罗指定一人携清朝礼物赴罗马答聘,亦曾遣使赴罗马解释中国礼仪(张顺洪 1993: 119-122),然而 1705 年一行人遭遇海难未果,1707 年再次遣使,或为西氏所言“遣使赴我本国”?

⁷ 拉丁语人名 Margarita 及衍生出的西欧各语 Margherita (意)、Margaret (英)、Margaretha (荷)、Margarida (葡)等,源自希腊语“margaritari (μαργαριτάρι, 珍珠)”,自波斯语(粟特语 marγārt, 现代波斯语 morvārid)借入。大炮 Tromentum, 亦常以其复数 tromenta 出现。

⁸ 东京,今越南北部,红河三角洲流域一带;交趾支那,今越南南部,其西、北与柬埔寨接壤。

贈珠事情，白石致安积淡泊（1656-1738）信中亦类似记述：“<卯[?辛卯 1711]正月>问康熙帝之事……又，大西洋人云，亦敕使赴罗马，献曰 margarita 大珠两颗……”（今泉定介 1906: 309, 312-313），数量不同。

San Giorgio，或为意大利传教士施体/提仁（Francesco San Giorgio di Biandrate），多罗使团成员之一。1706 年康熙南巡至南京，其拒领传教信票，被交付江宁督抚，限五日内启程，押解至澳门（罗光 1961: 130）。

Abatto Corter，或西班牙神父德拉斯科尔特（Las Cortes, Adriano de, 1578-1629），1605 年抵达菲律宾，1627 年曾于广东上川遭遇翻船，在该省逗留了 11 个月（荣振华 1995: 354-355），只是与西氏所生活的时代相去甚远，在广东滞留时间亦与西氏所述出入甚大。

所言前往暹罗的传教士 Franciscus de Xaverius，似非后文所言及的世人熟知的沙勿略，具体未详。

四、沙勿略东来

问昔来我国始说其法者，答曰：“去今百二三十年前，彼方之化人中，曰 Franciscus Xaverius [圣方济·沙勿略]者，至于此土，说我法。丰后国之屋形初信受其教，管下大名亦万里遣使，施物多矣。其使携幼子来，为我徒，未及归而身死。其使葬之所，今犹在逻马。其方济·沙勿略者，Castilla [加西蜡·卡斯蒂利亚]人，波尔杜瓦尔君之师，为弘通我法，东来此土；复西归时，于 Sanchan 而终。Sanchan 者，居 China Cantan 南之海岛也。”<Cantan 者，广东也。Sanchan 者，即香山县也。番语，香山之音讹转也。>

白石按：Franciscus，汉曰波罗多伽儿人之佛来释古者，即此也。⁹

丰后物形者，大友左卫门督入道宗麟也。其使，植田入道玄佐，本美浓国斋藤之族也。天正十二年为宗麟之使，死于逻马。

{头注：玄佐，原清和源氏，继渡边家，又继斋藤家，为家纹巴。其子名虎松，三岁云云。}

西人出怀中册子，指其绘写之图，一道人持瓶而于童子之顶灌水，曰：“此丰后大名之子受法图也。”但问丰后物形、其使者等姓名，曰：“其姓名未传。”¹⁰

<依 Companhia Giuseppe [冈本三右卫门]说：“昔一丰后国人，家有鬼怪。波尔杜瓦尔人，按置于彼处。波尔杜瓦尔人于其壁上画 Cruz，其后鬼怪止焉。国司闻此事，觉不可思议。一年后，佛来释古来，未久国司遂受其法。”其 Francisco Xavier 者，波尔杜瓦尔语也；罗甸语曰 Franciscus Xaverius 者，此也。Cruz，十字也。又三右卫门云，所记此师通神事多矣。西人之说亦有似此者。其说，皆如所传古之神僧，悉不足信，故于此略之。”¹¹

⁹ 此处为《武备志》载火枪传入日本的记录（见《采览异言》卷一“波尔杜瓦尔”），波罗多伽儿即葡萄牙，佛来释古即“Francisco”。

¹⁰ 即大友宗麟之子（义统、亲家、亲盛）受洗图，由于现阶段该图及其所载书籍尚未明确，亦存在其女儿（Justa 等）或其他家庭成员、家臣子女受洗图的可能。

¹¹ 冈本三右卫门说，即白石所言“奉行处进呈书三册”（见卷上“二、受命讯问”），今存大概如电抄本《冈本三右卫门笔记》（国立公文书馆藏），白石此处所记沙勿略传奇事迹未见，但确有本节结尾处

其中，果阿有葬斂此尸尸之棺，以水晶制之，其形可见，犹若生人云。以此事问之阿兰陀人，曰：“人既死，其形不得不坏。倘确如其说，必是药物使之然也。”其言诚然也。按，《万国坤輿图》，曷刺比亚地：“产一药，名巴尔刺，涂尸不败。”又孛露地：“产巴尔娑摩树，其油涂尸不败云。”又彼方自古有涂尸不败之物。¹²

又问大西人：“闻欧罗巴地方，有幻术，示种种其神怪之事，有其事哉？”

对曰：“未闻其术，天主降临人间有之。又古之化人，现种种神通亦不鲜矣。又有符咒等法，常常见其效验。我来此之际，至加纳利时，其所有鬼怪，请于我。我即予符，立止之。若今亦现此等事，试之则知我言不诬也。”又以此事问阿兰陀人，大笑，曰：“欧罗巴地方，尊信彼教处，必以木作十字，立于阊门。又作小十字，立于各家之上。又曰 *Agnus*¹³，以白蜡造羊子像，其右手持十字旌旗，常携于身；又凡遇人，以右手拇指，于己额、唇、胸画十字，是免天雷、鬼神诸灾难之法也。如其说，天主善造万物而利生人，教人此等攘灾之法，未若不造出天雷、鬼神也。其加纳利事，岛中之人，悉鬼物也：是拂郎察凶恶之徒，获死刑而流窜故也。Joan[豫让]若有役鬼之术，岂不自免狱中之苦哉？”切支丹之徒说法，言鬼物，昔曰天狗，西人之言亦如是。此因闻我俗所言语，为其说也。>

按：物形是中世时人们对大名、武将等的敬称。这里指丰后府内（今大分县）大友宗麟（1530-1587）。宗麟，战国时代武将，名义镇，法号宗麟，左卫门督为其官位，征服大半九州之地，人称“丰后王”“九州王”，1578年皈依天主教。曾派遣使者赴欧洲与明代中国。

1582年2月，在耶稣会士范里安（Alessandro Valignano, 1539-1606）的策划与运筹下，大友宗麟、肥前三城（今长崎大村）大村纯忠（1533-1587）、肥前日野江藩（今长崎岛原）有马晴信（1567-1612）等基督教大名向罗马教廷与西班牙国王派遣了以四名少年（最年长14岁）为中心的使节团，史称“天正遣欧少年使节”或“天正遣欧使节”。

其中，首席正使伊东满所（Mancio, 1569? -1612），本名伊东祐益，大友宗麟远房亲戚；正使千石 Miguel（1569? -1633），本名千石纪员，大村纯忠的外甥，有马晴信的表弟，江户幕府禁教后弃教，改名千石清左卫门；副使中浦 Julian（1568? -1633），1614年幕府禁教后仍秘密传教，直至殉教；副使原 Martinão（1569? -1629），大村领下原中务

所记“鬼物，昔曰天狗”，指伊甸园故事中诱惑夏娃偷食禁果的蛇。与中国不同，天狗在日本民间传说中为妖怪（亦有视作山神），身穿修行僧服，红脸，高或尖鼻，能飞翔，诱人入魔道。

¹² “万国坤宇图”即利玛窦《坤宇万国全图》，“曷刺比亚”即阿拉伯，“孛露”即秘鲁。今存白石所抄录的《山海輿地图说》《万国全图说》，合称《万国集说》（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文库藏）。前一抄本均载有这两段引文，后一抄本中仅见“孛露”。巴尔刺、巴尔娑摩，为一种树脂药物（拉 *balsamum*，古希腊语 βάλσαμον [*bálsamon*]，源自闪米特语，如希伯来语 *bōšem*、阿拉伯语 *bašām*，“香”意），后因多用秘鲁所产，又称“秘鲁香”（*balsam of Peru*），参陈明论著（2016）。

¹³ 即拉丁语 *Agnus Dei*，意为“神的羔羊”，即天主教弥撒时（分饼、领圣体等）所念诵、吟唱的祈祷文《羔羊颂》（见《约翰福音》1.29），信徒向神的羔羊耶稣祈求怜悯赐福。

之子，颇具语言才能，1614年被驱逐至澳门，并于斯终老；随员中另有两名学习印刷术的少年 Constantino Dourado（1567? -1620）、Augustino（生卒未详）。

1584年8月，使团抵达里斯本，受到葡萄牙各地款待，并面见西班牙国王；翌年2月，入罗马朝觐教皇；1586年4月从里斯本返航，翌年抵达印度果阿，得知丰臣秀久责令驱逐传教士，逗留至1588年4月才作为葡属印度总督使节再出发，并于1590年6月返回长崎，翌年春一行人面见秀吉，禁令流于空文。此行不但让欧洲人在本土与日本人有了直接接触，还为日本带回了新知识、古腾堡印刷机以及一众随行耶稣会士，基督教在日传播迎来全盛期，南蛮文化盛极一时（松村明、尾藤正英、加藤周一 1975:479）。

至于植田玄佐，又名上田玄佐。据《大友兴废记》（卷十三，见垣本言雄校订本，1973:287-288），明使屡至，玄佐作为大友宗麟的使者于天正十三年（1585）前往中国面见大明皇帝，染病身故于任上。

故白石似将遣明使与遣欧使混淆。

沙勿略（英 Francis Xavier，拉 Franciscus Xaverius，西、葡 Francisco Javier / Xavier，生名 Francisco de Jasso y Azpilicueta，1506-1552），生于西班牙纳瓦拉王国（今纳瓦拉西北部，比利牛斯山脉大西洋沿岸），文中所言卡斯蒂利亚已于1469年通过联姻与阿拉贡王国合，使得西班牙形成一个统一的实体。1512年，纳瓦拉被西班牙吞并，沙勿略于1525年赴巴黎学习，1534年与人创立耶稣会，1540年耶稣会正式获得教皇批准，沙勿略成为首批传教士之一。同年赴葡萄牙，受葡萄牙国王（虔诚者若昂三世[João III，生于1502年，1521-1557在位]）资助，翌年沿着葡萄牙人开辟的新航路前往东方传教。

1542年，沙勿略抵达印度果阿，1545年抵达马六甲，1549年抵达日本九州南部鹿儿岛。在日传教期间，有感于中国文化的对日影响，1551年前往中国。翌年5月曾组织葡萄牙访华使团，但是在马六甲被扣留，遂决定独自前往，登陆广东上川岛（白石记作香山，疑为音讹），准备偷渡入境，因感染疟疾于12月3日在岛上亡故。1639年，澳门传教士在上川岛立碑纪念。

沙勿略死后，据传尸体不腐。起初，人们用石灰封葬于海边，1553年2月移往马六甲，翌年3月16日移至果阿，安置在圣保罗教堂中。在信徒参拜的三天中，右手的两根手指被一信徒咬下带走（其死后方归还），遗骸现存放在圣慈悲耶稣大殿（Basilica do Bom Jesus），每十年开棺一次，以供世人瞻仰。1614年，耶稣会总会长下令，取其右手下臂至欧洲以供信徒瞻仰（据称取时有献血流出，今存在罗马耶稣堂 Chiesa del Gesù），在欧洲引发了沙勿略崇拜热潮，1622年沙勿略被当时的教皇封圣。除遗骸主体部分，右手上臂现今保存在澳门，耳朵、头发现存里斯本，牙齿现存波尔图（Porto），部分胸骨现存东京。

五、利玛窦身世

问大明万历年间，始倡天主教之大西洋人利玛窦，弗答。复问，曰：“我今未详其事。”

白石按，若方济·沙勿略，自昔至此方之大西人未有不言及其事者也。彼利子，据明季诸儒之言，凡有大西之人，未有不知其人者也，然曰未详其事，甚疑之。后见新刻《大藏辟邪集》，

曰利子生于近香山罍小国。其事迹亦详也，复闻阿兰陀人之说：“耶稣之徒行于诸国，见其幼敏者，及多则送归其国，教育之，学既通，则各散还本国，使说其法。亦图其说易入俚耳之故也。”昔于我国，其教之师，半就彼国之学之辈也。至若利子，亦生于近香山之国，其人颖悟，去西而就彼学，遂入中土，始倡其教。缙绅诸生，为其所惑，大西之人，通此方声音，善读三教[儒释道]之书，其说有所合于吾儒者也。彼亦系东土之人，大西之人，皆不知其人，亦不足怪耳。

按：由于赴日西人对利玛窦的一无所知，白石颇为疑惑，后来看到并信服了《大藏经》所录钟始声《辟邪集》的相关说法。钟始声（1599-1655），即明末高僧智旭，俗姓钟，名际明，又名声，字振之。融通儒释道的钟氏，站在儒家立场上批判天主教教义，其中“天学再征”有如下文字。

“其言曰：天主未降生千百年前，已预示必降之兆……’征曰：‘此与释氏所述佛生瑞应何异也……吾亦闻汝之根底矣。生于近香山之小国，聪明奸宄，意在觊觎中原神器，故泛海潜至岭南，先学此方声字，然后窃读三教群书，牵佛附儒，杜撰扭捏，创此邪教，以为惑世诬民、蠹坏国运之本。”

从内容与时间来看，白石所谓新刻《大藏经》应为嘉兴藏（1579-1707），今日本东洋文库藏有“天爵堂藏书记”（白石藏书印）抄本（未见，参阅宫崎道生1980:163-166）及“辟邪集二种附一卷/明版嘉兴大藏经六百五十八种/第23册 续藏经”刊本（请求记号：III-12-A-1042）。

六、欧洲军事

闻彼方战国之事，问：“其兵孰最强？”

曰：“陆战无有匹敌 TORUKA [都儿、都耳，葡 Turco 土耳其人、土耳其的，即土耳其]者。水战，古称拂郎察之兵，其后无有敌 Anglia[谿厄刺亚、汉义利亚]者。至于今，则阿兰陀为其最，汉义刺亚亦次之。其战船高且大，若山岳，其船旁设窗，为三层，每层有八九。各窗架大砲，随敌船大小、高下、远近而发其砲。及其远、破其坚，无有能匹阿兰陀之制者。我昔往拂郎察，近海之处，见民物丰富之地。来此之际，过其所，悉皆赤地，未见寸草生焉。问其事，曰：‘为阿兰陀人大砲所陷，方圆数里之地，忽如斯矣。’”

问阿兰陀人其大砲之制，答曰：“曰 slanga [snake, hose]者，铁弹重八斤；曰 kanon [荷，葡 canhão，英 cannon，加农炮]者，铁弹重四十斤，至于半里之外<以我国之里数计也>，其丈[炮身]短则不及远。曰 bom [荷，拉 bombus，英 bomb，炸弹]者，铁弹之围及合抱，中虚，实以火药，向空而发，坠地时，弹碎而火发，入土五六尺许。方里许，悉为灰尘，此器所及最远。”

问彼方火器之始，答曰：“JUDEYORA [Judaea、Judea 犹太]之 Tubal-Cain[土八该隐]始作。其地与 Damascus[大马士革]相近，Scorpius 之始，去今既已二千余年也。”<Judæa、亦曰

YUDEYORA[拉 Iudaea]。汉译如德亚，即此也。Tubal-Cain、Damascus 皆地名，汉译不详。

Scorpius 者，此曰铳也[拉，原意蝎子，即蝎炮，一种小型投石器]。>

问阿兰陀人铳砲之始，复曰：“其始不知。”

按：《外国之事调书》“水陆之军，孰胜孰劣？其内，Spagna[意，西班牙]昔强船军，今不敌阿兰陀，德意志国则陆战也，是国中无海故也。”（中略）

炮之事

kanon 铁弹，重四十斤八<六シテ四、百目>，筒短故，不及远，半里计；

slanga 铁弹重八斤<约一シテ二百八十目>

bom 铁弹，内虚之而合抱计，入药于内，向空而发，落地时，碎而火发，入地五六尺许，方圆五六町皆为灰烬，此武器至远。（片桐一男 2006：116，117-118）

土八该隐，据《旧约圣经·创世纪》，其打造铜、铁利器，为铜匠、铁匠之祖（4.22）。

七、海外殖民扩张

至若伊斯巴把你亚、拂郎察，并得海外之国，问开国之事。

曰：“譬如 Nova Hispania [拉 Hispania Nova，新西班牙]，初无治其国者，其人自各处聚而相争，弱肉强食，至于相食人之尸。伊斯巴把你亚人为风所驱，至于此，教其衣食之业，通资财之用，导之以天主教。此方之人，始得其生养之道，相悦而服，遂纳其地，望请本国之君治之。

“至若吕宋，俗皆裸体，唯以树皮遮其前后，其人与禽兽亦不远矣。及伊斯巴把你亚人至此，不唯得其生养之道，亦知我教。国人举而望请内属本国。

“或谏曰：‘相去万里而治彼国，不可谓不费我财用，宜弃之。’本国之君曰：‘海外之人也，若不得使其安生，死而免其苦，则无以报我天主之恩。’遂允其所请。

此余若果阿、Amaquão，则借其地，所以便海舶互市也，全无侵略夺其国之事。”

< Nova Hispania、吕宋皆国名；果阿者，应帝亚地名；Amaquão[葡，又 Amacão]者，阿妈港[粤语“妈阁庙”A-Ma 或 Ma Kok]，居广东，皆详于前也[见《西洋纪闻》中卷]。>

按：新西班牙总督区（西 Virreinato de Nueva España，英 New Spain，1521-1821），西班牙帝国所设总督辖区，管理北美、南美北部部分地区、加勒比海地区、菲律宾等殖民地，首府位于墨西哥城。

西氏显然粉饰美化了殖民者的侵略扩张。此处所述，除了澳门为葡萄牙租借，无论是在北美，还是在东南亚、南亚，西班牙、葡萄牙等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均是通过武力侵夺实现的。

八、西人来日传教缘由

问曰：“我国僻于东，最小也。又我有大禁，凡欧逻巴地方之人所悉知也。今有何求而来此所，甚惑焉。”

“其先，曰‘此国僻于东且小也’，非也。凡论其国，不以其地之小大，其方之近远。万国之中，其土壤广且大，未有若 Tartaria[鞑靼利亚]¹⁴、都儿者也。至若其人，与禽兽无异。至于欧逻巴诸国之人，如非因我教化，亦应与鞑靼利亚、都儿无异也。若我逻马，方仅不过十八里，若无我道，西南诸国无所尊敬耳。譬如头虽小而立四体之上。又试观物，其始皆不善者未之有也。天地之气，岁日之运，万物之生，悉皆始自东方生。万国之中，居东方之国，此土之外，虽黑子大小之地，亦未尝有也。故此土之优于万国，亦不待我费多言也。

“其次，我法今不行于此土，不待远论及前代<其怀中小册子，录曰：‘丰臣大阁[太阁，这里指丰臣秀吉]，为 Tiran，禁我法。’ Tiran 者，番语[荷，英 Tyrant]称曰暴恶而杀人多之人[僭主、暴君]。>至于今代，禁我法者，初阿兰陀人告申我教‘乱世夺国’之故也。此事，某未及深辩也。我逻马自开国以来，凡一千三百八十余年，寸土尺地，有无侵夺人之国者，寻问阿兰陀人，其事必自明欤！

若彼阿兰陀之 Luthers <曰 Luthers 者，阿兰陀人所尊信祖之名[Luther，路德]也。是其法之异端也云，犹详于下。>侵地夺国事，世世不绝。今其所并得，如前所禀。是以误人之国者，非因其教，唯因其人也。

又若伊斯把你亚、拂郎察并得海外之地，如前所禀。此等国，无其君，其民无所归无所依也。如若此国，其民何苦万里之外而求其君？

我今来此，望请如 China、暹罗，雪此冤、开国禁也。”

白石按，曰“凡论国，不以其土之小大，其方之近远”似达论。又曰“误国者，非因其教，因其人”，其言亦似在理。然曰“据其所教，以天主生天，生地，生万物，为大君、大父。”我之有父而弗爱，我之有君而弗敬，是犹不忠、不孝，况乎云其侍大君、大父，必当不尽其敬爱。《礼》曰天子有事上帝之礼，而自诸侯以下不敢祀天，此尊卑之分位，所弗乱之故也。然臣以君为天，子以父为天，妻以夫为天。故侍君以忠，所以侍天也；侍父以孝，所以侍天也；侍夫以义，所以侍天也。除三纲之常外，不复有侍天之道也。¹⁵若我君之外，有所侍之大君，我父之外，有所侍之大父，其尊者，则非我君父之所及，则不唯家有二尊，国有二君，诚无君、无父，莫大于此者也。纵其所教，未至无君、无父，其流弊之甚，必至弑其君，弑其父也，相顾必所常见焉。

按：作为天主教传教士，西氏对异教抱有成见，不唯鄙夷鞑靼、土耳其，亦对所言涉的新教（Lutheranism [路德宗、信义宗]、Reformed church[归真宗、改革宗、加尔文主义教会]）充

¹⁴ “鞑靼”，元代以前汉族以之指北方各游牧民族，明代则指败逃漠北的蒙古人；中世纪以降，欧洲人指中亚里海之东北亚鞑靼海峡，特别是蒙古帝国没落后突厥人、蒙古人等游牧民族，明清之际常视北部蒙古、满洲地区为鞑靼利亚，而将汉人聚居的关内视为“China”。

¹⁵ 三礼及其后世注疏中有颇多类似记述，如王夫之《礼记章句》（卷十一）有“按《周礼》：王大裘冕无旒，以祀上帝。”“诸侯不敢祖天子，大夫不敢祖诸侯。”三纲之说可溯至法家，于汉代形成后世常言“君为臣纲、夫为妻纲、父为子纲”的“三纲”之说（如《白虎通义》“三纲六纪”）。

满敌意。值得注意的是,其所谓荷兰处于尼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时期(1581-1795),大体上实行宗教自由,占据主流的是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归正宗(或称改革宗),而路德(Martin Luther 1483-1546)直接开启的为路德宗(或称信义宗),或因其所发起的德国宗教改革演变成影响全欧的宗教改革,西氏亦将荷兰人视为路德信徒,并称荷兰长期“侵地夺国”,而美化西班牙的海外扩张。反之,荷兰等新教国家亦以宗教为由诋毁、打压作为贸易对手的西班牙、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,如署1610年12月8日荷兰国王致德川信函中,告诫其提防耶稣会士妄图以宗教分裂其国家,颠覆其政权(村上直次郎1929:130-131)。

丰臣秀吉(1537-1598),起初对天主教采取的是宽容态度,后来鉴于传教士对佛教等宗教的排斥、信徒破坏寺庙、奴隶贸易等,于1587年颁布《伴天连追放令》,驱逐传教士并限制对西班牙、葡萄牙贸易。不过,并未采取强制措施,传教活动在日本境内得以继续;1592年向菲律宾总督送达劝降书,1596年更新传教士驱逐令(Miyazaki 2003:10-11);1597年2月5日,下令处决了26名天主教徒(西班牙4名、新西班牙1名、葡萄牙1名,日本20名),史称“二十六圣人殉教”。

九、中日差异

问曰:“不唯我国独居于东,China亦居东,其文物、声教,自古称中土,其国亦如何?”

对曰:“若此国之人,譬如见圆物,支那之人则似见方物。此土之人温而和如斯。”亲以手把其衣,又以手抚其榻,曰:“China人固涩如斯,贱近而不贵远。”

白石按,方圆之说,似有其试所。若汉人,其所谓尧舜以来,圣圣相传有其道。¹⁶至于异端之言,老、佛之微言,犹有所难行。至若我国,自古此方盛佛氏之学,立宗、别派,其徒各倡我教,天下之人,不归于彼,则入于此,亲见异教而弗怪。转彼而移此,其说易行,未若汉人守正难动也。

按:或如宫崎(1980:170)所指出的那样,这种表面上贬低中国、赞誉日本的论断,折射出西氏深层逻辑:日本人善变,思想浅薄,比中国人更容易接外来文化,自然也就更容易从佛教转向基督教。

基础资料

今泉定介編校(1906)『新井白石全集』(五)、東京:吉川半七。

岡本三右衛門『岡本三右衛門筆記』(大槻修二[如電]1878年写本、国立公文書館藏)。

¹⁶ 即古人常言道统,如《孟子·尽心下》:“由尧舜至于汤,五百有余岁,若禹、皋陶,则见而知之;若汤,则闻而知之。由汤至于文王,五百有余岁,若伊尹、莱朱,则见而知之;若文王,则闻而知之。由文王至于孔子,五百有余岁,若太公望、散宜生,则见而知之;若孔子,则闻而知之。由孔子而来至于今,百有余岁,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,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,然而无有乎尔,则亦无有乎尔。”后世的演绎则有韩愈《原道》、程颐《明道先生墓表》、朱熹《中庸章句序》《朱子语类》(卷卷93)等。

- 片桐一男 (2006) 『未刊蘭学資料の書誌的研究 II』、東京：ゆまに書房。
- 垣本言雄校訂 (1973) 『大分県郷土史料集成』 (上巻)、京都：臨川書店。
- 村上直次郎訳註 (1929) 『異国往復書翰集・増訂異国日記抄』 (異国叢書第 11)、東京：駿南社。
- 利瑪竇『万国集説：山海輿地図説・万国全図説』 (新井君美[白石]写本、宮内庁書陵部図書寮文庫蔵)。

研究著述

- 陈明 (2016) “「阿勃參」與「拔爾撒摩」：中外藥物交流之長時段考察例證”，《汉学研究》第 34 卷第 3 期，第 161–203 頁。
- 耿昇 (2011) “从基督教的第 3 次入华高潮到西方早期中国观的形成 (代序)”，谢和耐、戴密微等著，耿昇译：《明清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》，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1-21 页。
- 罗光 (1961) 《教廷与中国使节》，台北：光启出版社。
- 荣振华著，耿昇译 (1995) 《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- 张顺洪 (1993) “康熙与中西文化交流”，许明龙编《中西文化交流先驱：从利玛窦到郎世宁》，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113-134 页。
- カロリーナ・カパッソ (2022) 「宣教師シドティの日本語学習と日本語力」、*Ignis*, Vol. 2, pp. 13–36.
- 竹村覚 (1964) 『キリシタン遺物の研究』、東京：開文社。
- Klütz, Konrad. 2004. *Münznamen und ihre Herkunft*. Wien: MoneyTrend.
- Miyazaki, Kentarō. 2003. Roman Catholic Mission in Pre-Modern Japan, in Mullins, Mark R. (Ed.). *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Japan*, Leiden & Boston: Brill, pp. 1-18.
- Scheid, John(Author); Lloyd, Janet (Trans.). 2003. *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Religion*, Bloomington 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
- Torcivia, Mario. 2017. *Giovanni Battista Sidoti: Missionario e martire in Giappone*. Soveria Mannelli: Rubbettino. [日本語訳：マリオ・トルチヴィア著、北代美和子・筒井砂訳、高祖敏明監訳 (2019) 『ジョヴァンニ・バッティスタ・シドティ：使命に殉じた禁教下最後の宣教師』、東京：教文館。¹⁷⁾

基金项目：本文为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23 年度一般项目“日本江戸儒学者新井白石兰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” (批准号 23BSS041) 阶段性成果。

¹⁷⁾ 承蒙东京大学 EAA 特任研究员伊丹博士惠赐该资料，谨致谢忱。